



クヴァラン語使用の現状の分析
 Vitality Analysis of the Kebalan Language
 文・圖——Talakun 陳睿芸（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生）

噶瑪蘭語的使用現況分析

台灣 東部巨石文化——岩棺和肩石，因為台11線海岸公路的開挖，在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出土，台灣省立博物館將岩棺以及肩石借為陳列展覽。1987年，台灣省立博物館邀請新社部落的噶瑪蘭族至台北新公園演出豐濱之夜歌舞，其展演的內容是自1950年以來就中斷的kisaiz儀式，這時大眾嘩然，才知道現今仍有噶瑪蘭族的存在。1990年，中央研究院台灣史學家張炎憲進行《宜蘭縣噶瑪蘭人舊社調查研究計畫》田野研究調查。隔年，噶瑪蘭族後裔成立「花蓮縣噶瑪蘭族協進會」。此後的10年，噶瑪蘭族在各種原住民活動中不斷呼籲政府正視噶瑪蘭族的存在，希望政府承認平埔族——噶瑪蘭族列為原住民族。2001年經由「政府如何承認平埔族群」的公聽會，使噶瑪蘭族人體認到一定要團結一致地表達正名的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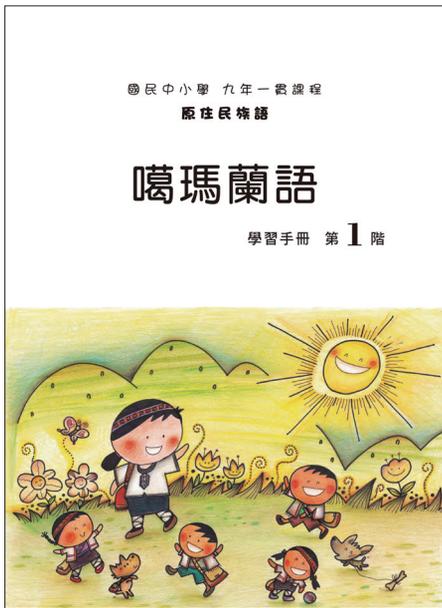
從正名至瀕危的噶瑪蘭語

噶瑪蘭族能獲得認定並正名成功，是以宗

教信仰、香蕉絲編織和語言為主要的基礎。尤其在語言的研究調查上，發現噶瑪蘭語不但異於與生活環境混居的阿美語，甚至是具有獨特性、獨立性的語言。雖然噶瑪蘭族身處阿美族的地緣範圍內，之後經歷日治及國民政府的「國語運動」，使花東地區老一輩的噶瑪蘭族人皆能同時操持阿美語、holo語、日語及華語。且在



施玉珠老師一對一教導族語。



族語課程使用的唯一教材：九階教材（噶瑪蘭語）。

2002年正名以前，族人的日常溝通語言仍以噶瑪蘭語為主，大部分的人能說一口流利的族語，並且已有噶瑪蘭語詞典及噶瑪蘭語法書。可知當時的噶瑪蘭語不但是活語，更是噶瑪蘭族復名成功的立基點。然而，在正名成功之後迄今，噶瑪蘭語卻面臨消失的危機，更被列入瀕危語言之中，岌岌可危。

語言文化，不但是族群認同的象徵，也能凝聚族群意識。語言的傳承，主要應從家庭為基本單位，然而，現在卻必須仰賴學校的族語教師。族語教師不但能帶動族語學習風氣，更是語言文化復振的專業人才。在多元文化並存的環境裡，主流語言衝擊了弱勢的族語。在這幾年的田野觀察中更發現，噶瑪蘭語教師趨於高齡化，台東縣唯一的噶瑪蘭語教師——陳夏梅老師，近期榮獲本土教育績優人員表揚；但是，她已經高齡75歲了，且苦於找不到傳承的種子教師，在其他區域的噶瑪蘭語教師也皆屬

噶瑪蘭族是唯一正名成功的平埔族，而噶瑪蘭語是正名的重要關鍵。然噶瑪蘭語是弱勢語言，在沒有文字下的語言文化保存更為不易。原民會欲瞭解噶瑪蘭語的族語傳承、族語能力以及語言使用狀況，進行相關田野訪查，期能解決目前的困境。



於阿媽級。族語教師與噶瑪蘭語的使用率一樣，逐年在遞減中。

噶瑪蘭族是唯一正名成功的平埔族，而噶瑪蘭語是正名的重要關鍵。然噶瑪蘭語是弱勢語言，在沒有文字下的語言文化保存更為不易。原民會欲瞭解噶瑪蘭語的族語傳承、族語能力以及語言使用狀況，做了「原住民族語狀況調查問卷」和「原住民族語能力調查問卷」的田野訪查，在384位噶瑪蘭族人中得到參考數據結果以利於分析，並且找出問題，期能解決目前的困境。

噶瑪蘭語的語言活力分析

在原民會調查的384位噶瑪蘭語有效樣本中，男性為209人，女性為175人。會使用族語者有166人，未超過訪查人數的一半。其中會使用族語的以61歲以上比例最高，55人之中有47人是族語使用者，佔年齡變項的85.5%。然



官方不妨多舉辦藝文活動，給予噶瑪蘭語發揮的空間。同時，應長期培育噶瑪蘭語教師，畢竟語言文化振興的成效非短期就能看到，噶瑪蘭語的保存除了透過官方保護政策外，噶瑪蘭語教師亦能擔起語言文化存續的重責。



陳夏梅老師為台東縣唯一的噶瑪蘭族語教師，希望能夠將瀕危族語送進加護病房。

而，在21-30歲的族語使用率最低，63人中只有9人，佔年齡變項的14.3%。此年齡層的族語使用率低的原因，係因不論是就學抑或是工作，都在主流環境下說華語或holo語，能說族語的機會相對減少。另外調查發現，10歲以下孩童使用族語的比例（26.3%）高於11-20歲（23.7%）、21-30歲（14.3%）以及31-40歲（22.7%），表示父母可能將孩童交予祖父、母教養，抑或此期間的孩童大都在原鄉生活，接觸、學習族語的機會較多。兒童在3歲以上就能透過族語表達自己的感受；在充滿族語的氛圍下，兒童的母語自然而然就是族語，而不是華語抑或holo語。我們通常都是用第一語言去思考，倘若兒童的第一語言是族語，兒童發展思維的階段自然是用族語思考，想當然爾，平日所說的語言就會是族語，族語傳承就能事半功倍。

在居住區域變項部分，傳統區域使用族語的機率比一般區域高。原因在於原鄉以老人家比例居多，其溝通語言以族語為主。居住傳統區域的族人生活在噶瑪蘭語的世界裡，固然也可利用祭儀、部落活動、圖像符號來傳遞噶瑪蘭語訊息。因此，語文學習與語言環境息息相關。相反地，在一般區域裡，受政治、經濟、地理環境等因素，不論是公私機關文件、廣告商品、電視節目，生活環境中的華語無所不在，幼稚園不但開始學習華語，甚至學習英語，造成了族語的懸殊地位。目前族語的使用率只能單靠微弱的家庭力量，在傳統地區父母教導子女族語的比例為64.2%，然而在一般地區僅41.5%。如果家庭沒有說族語的習慣，那麼語言的保存與傳承就陷入了危機，語言若成為死語，文化的特有知識也隨之消失。

另外，在訪查數據中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會說族語。相反地，中學教育程度卻能使用族語者佔51.1%、小學以下者為66.3%、未曾



2013年「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計畫」中，江素蘭老師以活潑的方式教導族語。

就學者為57.1%，這也意味著教育程度越高者受到同化的機會越大。台灣自1624年被荷蘭殖民，之後又歷經清領、日治到現在的國民政府，殖民主義是原住民族語言的最大破壞者。在強勢殖民環境下，語言的消失不外乎二種原因，一是說這種語言的人都逝世了，其二是族人於外在環境壓力下放棄自己的母語，轉而使用強勢語言。在經濟和社會的壓力下，族人不得不放棄原鄉的生活搬到都市尋求更好的出路，在受教育的同時也接受了異文化的同化，面對主流文化的多樣性，直接或間接慢慢地被滲透與支配，造成族語的使用者漸漸地減少，而族語也就面臨消逝的危機。

復興族語應有更具體的規劃及行動

雖然噶瑪蘭語被列為瀕危語言，但欣慰的是，調查受訪者在「我會說自己的原住民族母語為榮」和「我以身為原住民族為榮」的問卷中大多持正向態度，其比例皆在80%以上，足以表示大部分的噶瑪蘭族都對自己的族語及

身分具有認同感。此外，族語較常使用的場域為家庭、傳統祭儀活動及原住民聚會。因此，建議為了拯救語言、保存族語，可先促使族人對自己族語的獨特性感到驕傲，藉由聚會凝聚族群力量，再進一步鼓勵族人願意學習及使用噶瑪蘭語，在學習上不只是能說，還要能寫成文字。再者，傳統祭儀活動和原住民族聚會能營造說族語的環境，就噶瑪蘭族來說，能群聚族人的機會除了海祭與豐年祭二者傳統祭儀活動外，少有機會能舒展噶瑪蘭語，因此，官方不妨多舉辦藝文活動，給予噶瑪蘭語發揮的空間。同時，應長期培育噶瑪蘭語教師，畢竟語言文化振興的成效非短期就能看到，噶瑪蘭語的保存除了透過官方保護政策外，噶瑪蘭語教師亦能擔起語言文化存續的重責。

在翻譯噶瑪蘭語的過程中時常發現，有關於時間、季節、海洋生物、植物、神話、祭儀、樂舞……等描述，常常無法使用華語具體表達，然語言能反應族群種種日常事務的知識、某些概念和對事務的思考方式。因此，拯救瀕危語言不讓其消失，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希冀訪談調查的成果不只是關心噶瑪蘭語的危機，未來能有實際重建復興語言工作的具體要件和方式。◆



Talakun 陳睿芸

噶瑪蘭族，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PateRongan (新社部落) 人，1977年生。澳洲拉籌伯大學 (La Trobe University)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系畢業。現就讀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曾任2012年及2013年「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 (噶瑪蘭語) 計畫」專案人員、「原住民族語言字詞典編纂四年計畫第4階段計畫 (噶瑪蘭語)」研究人員、「原住民族語言教材編輯計畫—第4期計畫 (噶瑪蘭語)」協助人員、「2015年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計畫主持人。